

王貴忱 著

可居叢稿

「增訂本」下冊

李一氓



廣東人民出版社

王貴忱 著

可居叢稿

「增訂本」下冊

李一氓



廣東省出版集團
廣東人民出版社
廣州

叁
金石小品題跋



《煒圻篆刻集》序^①

明季嶺南篆刻名家者，以黃仲亨、袁道生爲最。於黃仲亨，鄭露《嶠雅》有《黃野人篆刻歌》彰之於前，屈大均《廣東新語》稱美其作印鈕絕藝繼後；而道生以丹青鳴世，篆刻、詩學并負時譽。黃、袁皆東莞人，俱有作品流傳。三百年間流風沾溉，代有作者。近世鄧爾雅、容希白兩老先生以金石文字學蜚聲海宇，最稱老師，其篆刻彌爲世重。今嶺南以篆刻名家者，則推番禺馮康侯、臺山黃文寬兩先生。貴忱牧馬南來，遂居羊石，因以晉識容、黃兩先生，於南方文物及學藝諸事乃得聞教。嗣於黃先生處獲交盧煒圻君。君爲盧子樞先生子，亦東莞人，年方三十，克紹家學。復從黃先生學治篆刻，所作典雅工秀，已臻能品。余嘗聞之黃先生，昔趙撝叔稱刻印有筆兼有墨，今人但有刀與石。而篆刻之造詣，當以筆、墨、刀、石四者并備爲極則云。煒圻蓋能篤守師法，上窺秦漢，下合皖浙，技益精進，卓然有成，希白丈許其印可傳。余寄其印稿質諸海城于思泊師，于師亦激賞之。今煒圻同志集鈐所作印爲譜，茲略述所聞，用志友誼云。

鐵嶺王貴忱謹識於羊石。

① 爲原鈐本《煒圻篆刻集》撰，一九七四年。

《簠齋藏玉印譜》原鈐本跋^①

潘毅堂集古印之富，近兩百年間粵東無出其右者，而所輯錄《看篆樓鑒藏古銅印》一書流傳至鮮，潘家之名轉不多爲印林稱述耳。身後藏印，遞經宗人潘季彤、潘仕成及何昆玉諸人，輯有《聽帆樓》、《寶琴閣》、《吉金齋》諸譜。原印嗣由昆玉輦售簠齋陳氏，萬印樓冠稱海宇，而毅堂之名晦矣，是則有幸有不幸也。此譜乃遽庵鈐自簠齋所藏玉印，聞手錄十冊攜歸嶺外，此其一耳。在昔集古印以印材別者，有《古銅印集》，然輯錄古玉印爲專譜，此其嚆矢也。容希白、黃文寬兩先生考述原始咸備，謹補錄餘聞，得毋以續貂見譏否。

鐵嶺王貴忱拜觀并附識於羊石寓所。

① 爲原鈐本《簠齋藏玉印譜》撰，一九七五年。

題龍川佗城唐開元塔殘磚^①

殘磚出龍川佗城舊塔側廢墟中。依《龍川縣志》，康熙五十二年，邑人宋某於塔身脫落處獲一“開元三年”款磚，邑中遂亦稱為開元塔云。後世於建塔年代持說模稜，蓋年湮代遠，文獻無徵耳。此磚高溫燒製，古樸堅實，非趙宋以後所能產。磚文并作釋家語，信為玄宗當國日遺製也，宋氏之言非虛。考史驗物，俗謂舊塔者似可定為開元遺跡矣。往昔嶺表金石恨貧，建國後土建隆興，鼎彝時見，古器累出，是所謂地不愛寶者也。此磚之出，為嶺東添一故實，因為撫拓存之。謹檢奉舊拓并識所聞，以上蕭殷同志惠存，鄉邦文物，雖土器亦可貴，并乞教正。

貴忱敬奉於羊石。

① 一九七五年題，載王貴忱：《王貴忱可居題跋書翰》，嶺南美術出版社二〇〇三年版。

題宋德祐二年款殘磚^①

宋季諸少帝遺存金石文字特寡，以游移小朝廷年限短，國祚日蹙耳。殘磚有“德祐丙子”款識，蓋恭宗二年物也，往昔出龍川佗城一荒塚中，爲同好攫之去，嘗段拓存之者。謹檢奉一紙，并附錄所聞，持請革命前輩雲起同志惠教。

貴忱書上。

① 一九七六年題，載王貴忱：《王貴忱可居題跋書翰》，嶺南美術出版社二〇〇三年版。

題海陽碑拓^①

清張士璉《海陽縣志》稱，其地原爲漢揭陽縣領地，自東晉義熙五年始置義安郡，轄制五縣，海陽是其一也。其後嶺東州縣建制屢易，而海陽不廢。明清兩代爲潮州府治，民國三年廢府，改海陽爲潮安，解放後因之，治所在今潮州市。案：明黃佐《廣東通志》謂潮州府舊有子城，以土爲之。宋紹興十四年始依舊址甃砌，經紹定、端平間歷屆郡守相繼甃築竣事云。是則潮州以磚築城乃宋南渡後事耳。此磚古樸厚重，與文獻記載符合，蓋天水遺物也。余嘗以粵人自詡，八百年前鄉邦古物傳世至希，因爲拓墨存之，并附識所聞如此。

王貴忱題於羊城。

① 一九八〇年題海陽碑拓。

督拓百花冢石刻印^①

今年四月二十四日《羊城晚報》發表莫隨同志《重修百花冢議》，介紹了明末廣州名妓張喬遺冢事。筆者往時得一方篆刻家鄧爾雅先生所刻兩面朱文長方石印，一面印文爲拓百花冢碑文而刻，因將此印介紹出來，一并談談張喬《蓮香集》版本問題。

張喬生當明季，善歌舞，能詩會畫，一時名流如陳子壯（集生）、黎遂球（美周）、鄭露（湛若）、彭日禎（孟陽）等，皆與之過從。張喬自稱二喬，同時人艷稱爲麗人，歿於崇禎六年（一六三三年），清初鈕琇撰有《張麗人傳》，略記其行實。至南明弘光元年（一六四五年），彭日禎輯其遺詩和諸家題識以及墓志銘等，編爲《蓮香集》五卷，并於是年刊行。同年，由彭氏等人移葬張喬於廣州白雲山東北麓象坑小梅坳，墓志銘是黎遂球所撰書。據黃宇庭先生《蓮香集與百花冢》一文稱：“廣州市文物保管委員會藏有百花冢石刻拓本一軸（蔡守舊藏）……抗戰時，冢與碑俱毀。”今藏省文管會的碑文拓本，疑即二十年代上半期由黃慈博（佛頤）、蔡守（寒瓊）等人所督拓，原拓今已罕聞。

此印兩面俱作漢金文書體，朱文，寫刻美秀典雅，是鄧爾雅力作。一面刻“黃慈博、伍佩琳、蔡寒瓊、談月色督拓百花冢石刻”，即爲六十年前拓百花冢碑而刻；另一面印文是“南海潘和、番禺徐紹榮、東莞鄧爾雅、順德蔡守督拓廣州圖書館金石文字記”，是爲拓廣州地區圖書館金石專用印，印文中諸人，或以

① 載《南風》一九八二年九月十五日第四〇期。

辭章、書畫見稱，或以考證金石、富藏圖書知名，都是粵中名流。

至於《蓮香集》，各種版本少見，向稱廣東文獻中之秘籍。弘光元年刊本，昔唯潘和有之，潘氏物故已五十餘年，其藏本不知尚存否？黃蔭普先生之《廣東文獻書目知見錄》（附補篇），收錄堪稱宏富，但只著錄乾隆三十年重刊本，原刊本恐已無存。據《蓮香集與百花冢》說，已故葉恭綽先生稱乾隆重刊本海內只存三部，此文作者又說有道光間刊本而未見云。我往時得一南州書樓舊藏影鈔宋體字刊本《蓮香集》，初以為影鈔乾隆刊本（有乾隆重刊序文），嗣見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藏有乾隆乙酉重刊本，為“西城草堂”藏版的寫刻本，當是“海內只存三部”中的一部，始知影鈔本所據非乾隆本，疑從道光刊本出。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藏本是蔡守舊物，經其依據潘和藏原刊本及汪兆鏞所藏另一版本校補一過，如原刊本確已無存，則蔡氏校本可稱保存原本面貌的善本了。

記潮州古城磚及其拓本^①

往時，承一位友人見贈一塊製作古樸厚重的殘磚，呈青灰色，胎質甚細，長市制九寸五分，寬五寸四分，厚三寸四分，一側範印楷書大字陰文款“海陽縣造”四字。按：潮安古名海陽。據雍正《海陽縣志》稱，海陽漢時屬南海郡揭陽縣領地，東晉義熙五年（409年）始置義安郡，領有海陽、綏安、海寧、潮陽、義昭五縣。其後，嶺東郡縣建置屢易而海陽不廢，及至明、清兩代為潮州府治。一九一四年廢府，改海陽為潮安，新中國成立後承前制，仍設潮安縣，治所在今潮州市。

與上述同一款式的海陽縣造古磚，始見於一九四〇年出版的《廣東文物》所著錄的拓本。據該刊所載的拓本，知與筆者舊藏的殘磚屬同一類型，一側也印有書體相近的“海陽縣造”四字，只是另一側印有小字陽文“姜元”二字為少異，想是造磚人的姓名。該磚藏者黃仲琴原題為“海陽縣造潮州府城磚”，拓本上有款題道：“嵩廬所藏海陽舊城宋磚。乙亥初春，息庵觀後題於鳳城寓齋。”可見原磚藏者和題者，都定為宋代遺製。據志乘，潮州乃隋初所置，歷李唐，經五代，海陽縣城為州治相沿不替，只以史文有間，其初海陽縣城建築規制不得而知。《潮州府志》記載，海陽縣城舊有子城，為北宋至和年間（1054—1055年）所建造。關於潮州海陽縣城大規模構建年代一事，則以明黃佐纂嘉靖《廣東通志》卷十五記錄較詳，錄之於下：

^① 載《廣東文博》一九八四年第二期。

潮州府舊有子城，依金山由北而南遠以濠，東臨大江，外郭以土爲之。宋紹興十四年（1144年），知州李廣文乃移自近循濠流舊址甃砌。紹定、端平間（1228—1236年），知州王允應、許應龍、葉觀，仍舊址相繼甃築完之。爲門十有一。

據此可知，宋南渡近百年後，纔將潮州治所海陽縣城用磚砌好。之後歷元、明、清三代，其間雖續有修葺，但未嘗改建整個城垣。嶺東磚砌州、縣城垣，以海陽爲最早。考史驗物，可知黃仲琴氏定其所藏海陽縣造古磚爲南宋舊製之說，是屬可信。

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二日，蒙潮安縣文物普查隊來信見告，謂於同年三月二十日在該縣歸湖公社金舟大隊二塘村羅帶龍山東側，韓江西岸江邊約一百米範圍內，發現古磚窑遺址十七處。窑型爲雞蛋形，有大小之別，附近殘磚滿地。就窑型而言，似非同一時代遺址。承寄來磚拓及實物照片，有“海陽縣造”、“潮陽縣造”、“潮州衛前所造”和“饒平縣造”等四種文字磚。從磚文字體和磚形體而論，略可分爲三種類型。其一爲海陽、潮陽縣造磚。其文字大可寸二，書法工整樸厚，宛如宋版書字體，兩種磚文字似爲一手所書，是爲同時遺物之證。此種磚規格統一，與前邊介紹的兩磚屬同類型。惟經風雨剝蝕特甚，多殘斷之物，殆歷時久遠所致。其中一方整磚，長一尺三寸，寬六寸，厚三寸四分，印有“海陽縣造”四字。該窑址所出海陽、潮陽兩縣造殘磚，其形制與此完整磚相埒。今潮安古磚窑遺址所出海陽縣造文字磚，文獻記載與殘磚所在地望相合，而潮陽縣造文字磚亦爲同一窑址所出，意必潮陽縣署爲省舟車輸運之資，按配額在海陽磚窑定製供州城築城用的。往蒙黃文寬同志告知，昔年廣州拆城所得宋代廣州城磚，其中有始興縣磚，磚文印明在清遠縣造字樣。由知各州縣造送廣州磚必有定額，遠路州縣造磚技術或有未合，或因運送不便，故取在近城處燒造。潮陽縣造文字磚今在海陽磚

窑址中發現，蓋如廣州建城始興在清遠造磚故事，是爲省資節勞計。海陽、潮陽文字磚是同一類型，當屬宋代所燒製。

第二種爲“潮州衛前所造”六字磚。磚胎作青灰色，體形較薄小，長一尺二寸，寬五寸有奇，厚僅三寸。磚文字體大約八分，不僅字形比海陽、潮陽縣造磚文字爲小，書法也較爲拘謹，可知非同一時代產物。宋以後海陽縣城修築情形，光緒《海陽縣志》卷十七有所記錄：

元大德間（1297—1307年），總管大中怡里修東城之濱溪者，謂之堤城。明洪武三年（1370年），指揮俞良輔闢其西南，築砌以石。改門爲七：曰廣濟、曰竹木、曰上水、曰下水、曰安定、曰南門、曰北門，謂之鳳城。城高二丈五尺，周一千七百六十三丈，基闊二丈二尺，面一丈五尺；堞二千九百三十二，敵臺四十四，窩鋪六十七。門各有樓，外羅以月城。弘治八年（1495年），水決城垣百六十餘丈，同知車份築砌之。嘉靖十三年（1534年），知府湯呷重建南門城樓。萬曆二十四年（1596年），兵備道王一乾修砌外城馬路石基。

清初以來，海陽城垣續有修繕，但自晚清以後則失修，隨後相繼拆除殆盡，如今僅洪武三年所修廣濟門三層古城樓（俗稱東門樓）尚存舊觀，近年又已妥善修繕。周圍環城早已無存，偶爾見到的只是散砌於民用建築物中的拆城所出殘磚斷壁而已。這些殘磚中，以海陽、潮陽縣造爲較多見，饒平縣造磚較少，而“潮州衛前所造”磚更不多見。考明兵制，衛所爲洪武八年（1375年）定制，京師及外地皆設衛所。數府劃爲一防區設衛，下設千戶所、百戶所。軍士世襲有軍籍，要務是屯田，次爲駐防。道光《廣東通志》說，潮州衛官四十員，旗軍一千三百二十八名。至明中葉，屯田制廢，遂以募兵代替。由以見衛前所造磚，當屬明代前期燒製，如非軍士製造，必爲衛所驅使民窑所製。

其次是“饒平縣造”磚，長一尺二寸四分，寬五寸五分，厚三寸二分。磚胎青褐色，表面間現缸釉狀，形質堅實，為高溫燒造。磚文書體謹飭而字形較小，與上述兩種磚風格有明顯差異。饒平縣為成化十四年（1478年）設置，其所造磚可能是弘治八年為重修潮州府城時造，或為嘉靖十三年重建南門樓時所燒製亦未可知。

宋代海陽磚城已不得其詳，賴此遺磚略可尋繹古城規制一斑。因為採摭舊聞，并影印磚拓四種，藉存潮州古城遺跡之概云。

跋大石齋所藏南城本《小麻姑帖》^①

此拓中鈐“張炤”白文二字印。張炤，載籍有二人，一元一清，而印文不類元時舊制。《廣印人傳》謂：張炤，字初白，號匏龕，山西榆次人，官龍游知縣。精鑒別，善治印，有《匏龕印存》傳世。是則清之張炤印識耳。

此本舊裱襯頁原有“顧湘私印”、“顧氏鑒定”、“翠嵐”三印。今重加裝池，剪貼附頁，存其舊也。顧湘乃嘉、道間金石家，字翠嵐，號蘭江，江蘇常熟人。雅喜篆刻，以富藏金石著稱。道光十年（1830年）與弟浩輯錄所藏印成《九石山房印譜》行世。可知此拓為顧氏舊物。

唐雲翁嘗出重值得此，考據精詳，定為南城原刻宋拓。承命屬題，予不識碑帖，不敢妄評甲乙。然審之為白麻紙古拓，墨光中含青紫色，廠肆所謂宋拓藍靛本一望可知者，蓋天水墨本光彩異常。歷經名家鑒藏，善本固來源有緒，自應盥手祝香拜觀矣。

甲子冬，後學王貴忱敬觀於可居室并拜題。

① 一九八五年跋，載《顏真卿小麻姑仙壇記》，上海書店一九九〇年版。

跋大石齋所藏宋拓《夫子廟堂碑》^①

廟堂碑初刻，唐時已毀。傳本以王彥超重刻者爲著，即世謂之西廟堂碑者。厥石今在陝西博物館，碑文泐損不清，昔錢泳言元明間已剝蝕不全。別有山東城武本，方若謂爲元至元間刻石，即東廟堂碑。梅溪、藥雨二說互爲表裏，由知王氏刻石元時已非完璧，遂有城武本之刻。又有明翻陝本傳世。此拓筆法豐美，第三十三行“蠲絜”二字無損，乃王刻原石所自出，歷經程芝華、沈樹鏞諸家考藏，定爲宋本，專家考證自可據信耳。謹撫拾前人識語，橫肆塗鴉，得毋爲大石師呵斥則幸甚矣。

甲子冬，王貴忱拜觀并題。

① 一九八五年跋，載王貴忱：《可居題跋》，一九八九年自印綫裝本。